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六

目録

羣書疑辨卷第六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將叔校

禘說一

先儒之論禘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爲然其釋祭法禘黃帝嚳則謂祀昊天于圜丘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靈威仰其釋詩序長發大禘及儀禮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爲祭天其釋王制春礿夏禘則謂夏殷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禘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禘爲殷祭其釋郊特牲享禘有樂食嘗無樂則謂禘當爲禴其釋大司樂天神

地祇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祭其釋詩序雝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于四時小于祫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夫禘本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僭天子制即禘亦嘗于太廟而以爲羣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祫言而鄭爲一祫一禘三可異也歷考經傳絶無新君二年祫三年禘之文鄭皆懸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既爲此無稽之談又著魯禘祫志益爲

可異彼見傳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遂妄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証既妄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祫既妄意二年有祫遂謂六年必再祫既妄意六年有禘遂謂八年必再禘以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祫一禘之文凡此謬論一無根據而彼持之不疑後人反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或曰文二年大祀于太廟公羊以爲大祫故鄭據以爲喪畢祫祀之証齊歸以昭十一年薨十三年喪終以有故未祫故知爲十四年祫而左傳昭十五年適言禘于武宮故知十四年祫十五年禘非無

據也曰文二年大祫經傳有之是喪畢祫祭固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何所據而謂祫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于太廟否則當禘于襄公（齊歸襄公妾昭公母）傳明言禘武宮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爲祫後行禘之証哉凡鄭氏解經固多鑿空妄說要未有如禘之甚者其妄解他經不過釋經之謬于朝端大政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制則後王據以爲典要自漢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勝嘆哉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之謬而後禘義可得而言也（鄭氏魯禘祫志魯莊公三十二

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時慶父為亂免
喪速二年四月旻即渝僖祫又即以五月禘于其廟
比月大祭故訊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于禮
少四月又不禫訊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
公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
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
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
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文公之服亦
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訊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
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
殷祭與僖全六年祫故八年禘宣十一年五月夫人
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如晉十四年
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於禘經云二月癸酉禘于武
宮至十入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
于襄公也

禘說二

或曰三年喪終禘于太廟致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是言不始于鄭氏也此必漢時為春秋學者咸主是說故鄭氏因之而魏晉以後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宋千餘年名儒輩出何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春秋之故也魯之行禘祇在周公廟而孔子猶嘆之則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孫遂以為已所宜用而其威儀之盛樂舞之繁鼎俎之陳籩豆之設實遠過于他祭魯君以為非是不足薦我先人盡我孝思也故遇新主入廟即以行于太

廟者行之其意特假此以隆其先人初非以是爲正禮也但一人刱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爲故事于是向行于太廟者後遍行于羣廟矣向行之爲殷祭者後行之爲喪畢之祭矣且更推而廣之即非喪畢致主而亦用之矣昭十五年禘武宮定八年禘僖公之類益推而廣之即非奉先祀廟而亦用之矣荀偃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禘樂并用于燕享其尤甚者僭三桓之家亦以是爲美觀而僭用之矣昭二十五年禘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是大夫家亦用禘此實魯行禘之由夫豈先生之定制諸侯之達禮哉曰禘爲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祫志惡得深非之曰閔二年禘于莊公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即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祫三年禘六年再祫八年再禘之文哉凡志所言皆其意爲測度而非眞有事實也誰其信之且祭法言四代之禘明舉黃帝帝嚳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謂始祖所自出者即此二帝無疑奈何舍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援魯邪亂常之事爲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羣廟所行之禘既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爲以禘名之曰是禮也魯相傳已久聖人不得不因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爲閔公喪未終而急行吉事一

爲哀姜沒九年而始爲致主故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于魯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已明著于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爲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秉周禮他邦宗之其所行皆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舊典則行禘必有一定之時月今考之經傳或在五月閔二年或在八月僖八年或在二月昭十五年或在四月定八年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典可知也即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春月胡爲錯行于四時哉鄭于行禘之月尚未詳及而堅執三年春禘之說多見其闇于識而疎

于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祫志又著周禘祫志謂先公之遷主祭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穆則祭于文王廟昭則祭于武王廟廟各一日而不及未遷之主夫不知禘爲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以下其謬已甚乃又分爲叁廟間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義本以審諦昭穆故既追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遷未遷之主而合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子亦有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太祖之先人下不及未遷之羣主安得爲祭

之大而又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既以禘止享遷廟之
主遂妄爲之說曰祫備五齊三酒禘止四齊三酒祫
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于禘者
故諸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郊
禘不過繭栗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親舂
郊禘之盛古人之言禘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已祫
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即就其魯禘志與周禘志並
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曰魯王禮也周禮推此可知
則當悉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喪畢
祫後之祭周則但爲合享毀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

則言禘于羣廟周則但禘于后稷文武廟其不合者
二魯則援禘于莊公禘于襄公爲証皆未毀之廟周
則但祀先公之遷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
定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于其說而悉
本之以定禮皆不可解也王子雍最號達禮其釋經
盡與鄭氏反獨于禘但言禘大祫小亦以爲喪畢之
祭何不取大傳小記之文一一詳繹之哉

禘說四

禘之爲義不獨鄭氏持數說卽諸儒亦未有歸一之論謂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禘小于祫者韓嬰也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賈逵也謂祫及壇墠禘及石室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准也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終喪禘于太廟致新死之主者許慎杜預也謂祫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賈公彥也衆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

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哉意以三書所言皆謂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所祭禘郊並言郊既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圜丘分爲二祭也故其注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夫上帝即昊天之神南郊即圜丘之地安得而二之既分天帝爲二又妄解大傳不王不禘謂祀感生帝於南郊若是則圜丘之祭既謂之禘南郊之祭復謂之禘幷已南郊曰郊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者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謂皆禘祭因創爲三禘之說是祭地亦謂之禘矣其妄誕不經一至于此而後人猶

尊信之何哉西漢韋元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祖配則以禘爲祭天固不始于鄭氏要未有岐昊天于上帝又混上帝于南郊文離穿鑿如鄭氏之甚者諸儒不明追遠報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在于天故其釋禘也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祭宗廟因別立異義或以爲祫大禘小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止祭毀廟或以爲并祭親廟紛紛之說總由誤解大傳小記爲祭天也其指爲喪畢之祭者則又因春秋所書皆致新死者于廟遂妄生臆度牽合于五年再殷祭之文不知先聖所書乃衰世變禮

特書以示詆可反據爲正禮哉

禘說五

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也顧其爲制以高祖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祫無以異所以異者特禘以四月祫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追遠故不特上帝始祖而并及始祖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即其人也自西漢韋元成輩誤以所自出爲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一祫一禘以故張純因之而東

漢之禘上及高帝而止自時厥後禘之名雖存禘之實久亡矣其後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牢不可破別解春秋之書禘者以爲三年喪畢之祭而魏晉之世遵用之迄于趙宋歷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宋凡十四代所紛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乃主鄭氏之說者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祫祫一十八月而禘主徐邈之說者謂前二後三禘三十月而祫祫三十月而禘紛紛辯辯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殷祭之文而昧追遠報本之大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

大傳小記祭法中庸儀禮詩序國語論語所言禘者盡指爲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所言者則指爲夏商時祭獨春秋所書二禘不可解爲祀天乃別爲三年喪畢之說以疑誤後人而其書盡頒于學宮學者童而習之皓首而莫悟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豈不深可嘆息哉鄭氏旣以禮之言禘爲祭天至明堂位明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備陳天子之盛儀而祭統亦言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鄭知此不可言祭天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爲大祭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

爲傳注所汩沒而不得申明于後世如鄭氏者豈非
先王之罪人哉

禘說六

禘之義莫明于大傳其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大祖以下七廟其常制也猶以爲未足盡追遠之意故上追始祖所自出而特盛其禮以享之是禮也虞夏商周之所同百王之所宜取法焉者也乃漢魏以來惑于諸儒之傳注雖行其禮而殊失其意獨唐趙匡知之其釋春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其卓然之識獨不泥于傳注而有以得先王禮制之深

心豈不賢哉顧其言禘所自出是也言不兼羣廟之主則非也大傳既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由是觀之大夫士分卑祖考而外止得及其高祖諸侯分尊高曾祖考而外更得及其太祖天子分尤尊太祖與三昭三穆而外并得及太祖所自出曰及則親廟在其中豈有諸侯大夫士得合祭其祖而天子反不合羣廟者哉況大夫士曰干祫祫者合祭之謂也則諸侯亦合祭可知諸侯合祭天子亦合祭可知特天子名為禘諸侯以下不

得名爲禘耳觀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也而其中歷叙玄王相土成湯武丁非羣廟合祭之証乎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其所謂大祫即大禘也猶閔二年禘莊公之意故杜預亦以大事爲禘然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庸可信乎昔程子常言之矣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是最得其禮之意者故陳用之胡明仲亦主此說而尤善者莫如黃楚望之言謂周本帝嚳帝嚳無廟不可闕其享故五年一禘后

稷率有廟無廟之主而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至哉言乎其先王制禮之精意乎漢人釋禘爲諦謂審諦昭穆倘不兼羣廟安得有昭穆且孔子何以言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哉漢魏迄宋其禘祭悉兼羣廟固合先王之制特不追所自出失制禮之本意耳然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豈不超出漢唐諸帝之上乎此

又後世帝王不可不知者

禘說七

或曰禘既合祀羣廟矣公羊傳所言大祫何以亦謂之禘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無二祭也此其說亦即于大傳見之其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經其文義總言合祭之事特其分有崇卑故名有異同天子則審諦所自出故謂之禘諸侯則不得諦所自出故不謂之禘其禮總皆合祭特在天子名爲禘亦可名爲祫在諸侯止名爲祫不得名爲禘上可兼下

下不可兼上也歷攷諸書言禘者凡二十九而言祫者不數見祭法祭統祭義王制大傳小記雜記明堂位學記郊特牲禮運仲尼燕居中庸詩序雝長發春秋閔二年僖八年左傳僖三十三年襄十年十六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爾雅及國語五條凡二十有九豈非禘之外別無所謂祫乎倘大禘之外更有一大祫之祭加于時祭之上當必數見于經傳今細攷之惟曾子問王制大傳及公羊傳曾言之耳其餘未嘗言及也然曾子問言祧迎四廟之主則是時祭之祫非大祫也王制明言祫禘祫嘗祫烝其非大祫可知大傳所言于祫此諸侯以下合祭之名猶之天子之禘該諸侯時祭之外別有祫祭以祀已

毀未毀之主天子則時祭之外止有禘祭上以追始祖之先人下以及已祧之羣主止此一大祭而已非大禘之外更有大祫之祭也公羊所云大祫在文之二年爲躋僖公正如閔公之二年禘于莊公也此皆喪畢致新主之祭即大禘無疑公羊不言禘而言祫者禘祫一祭兩名謂之禘可謂之祫亦可然其意爲下文合羣廟主發言故不言禘而言祫也後人論禮不過取徵于經傳經傳于大禘之外未嘗更有大祫何後人之紛紛妄議哉總由不明大傳之意而以禘所自出爲祭天又不明天子之禘與諸侯大夫士之

祫皆合祭祖宗之名而析其義爲二是以致此紛紛耳馬端臨曰大傳所言止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亦不可言祫必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祫則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斯言得之矣

禘說八

禘祭之即祫祭也余既徵之大傳矣然其說先儒已言之特後人惑于傳注判爲兩祭耳禘祫一祭兩名禮無差降非劉歆賈逵之言乎歆西漢人逵亦在鄭氏前則禘祫之非兩祭漢儒固言之矣孔頴達最尊信鄭氏者其釋王制亦言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主謂之祫則禘祫之非兩祭唐人又言之矣伊川程氏言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則天子之禘猶之諸侯之祫禘祫之非兩祭宋人亦言之矣雖然此猶後人之論也不徵之春秋傳

乎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以爲大祫杜元凱以爲禘豈非禘即祫祫即禘之證乎所以稱禘爲祫者蓋禘既追所自出又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有大合昭穆之義故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祫然禘乃正名祫但取合食之意故諸書多言禘而不言禘祭之外更有祫祭也明甚再攷之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莊公之配哀姜也既致哀姜必祀莊公則莊公固合祀于太廟矣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曰躋則僖公閔公固合祭于太廟矣即此二條觀之禘爲合祭可知禘既合祭則稱之爲祫亦何不

可自緯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遂判然分為兩祭漢世君臣篤信不疑故韋元成有一祫一禘之論而張純直以緯書為古禮至馬融鄭元王肅諸人悉祖述之而不敢異雖有劉歆賈逵之說終不勝異論之多是以漢魏而下禘祫並行彼以為先王之正禮不知實緯書之邪說也嗚呼古禮不明傳注淆亂釋經者非緯書不談制禮者非緯書不信是則三代以後但有緯而無經也夫禘本大祭也而反以為小祫即禘祭也而反以為大總不知禘祫之為一祭耳如其知之又何紛紛聚訟為哉

書禘說後

予既爲禘說或詰之曰子於禮耑排漢儒力主宋儒之說豈漢儒之在先者反不足信乎曰大傳小記言禘所自出漢儒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以禘所自出爲祀天因併祭法儀禮詩序國語之言禘者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諸書所言皆祀天矣獨春秋所書不可解爲祀天因別解爲喪畢祫後之祭此可信乎閱五六百年至唐趙匡而始覺其誤不可謂唐人之識不優于漢人也然趙氏謂不兼羣廟至宋程子而更正其非不可謂宋人之識不優于唐人也蓋使漢人

所言悉本經傳後人安敢牴牾彼非但誤解禮文抑且鑿空妄說不有唐宋諸儒安能使先王令典復明于後世哉余于先儒特從其善者而已何排抑漢儒之有

房室考

古宮室之制與今迥異禮經既不言其式後人又多異其詞故雖好禮之士有讀儀禮終篇仍不曉其曲折者大約堂之後爲房室室居中而東西兩房夾之此王侯之與卿士無異制也乃鄭康成釋儀禮謂王侯有東西兩房大夫以下但有東房無西房後儒遵之莫不本此以立說獨陳用之覺其謬謂大夫士亦有西房其說是矣而何無顯証朱子據聘禮退負右房之語謂大夫士亦有西房有顯証矣而又未敢决言至楊泰漢儀禮圖雖謂士大夫宜有西房而立說

則仍依鄭氏紛紜之論究未有定以愚斷之特牲少牢篇之不言西房者非無之而不言也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無事于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之所以不用西房者廟之神主藏于西壁神以西為尊若行事于西房則疑于壓神之上此其所以不用也安得因經文不言遂謂大夫無西房哉然祭禮雖不言西房聘禮亦始不言右房右房非西房而何朔云大夫士無之也試觀門之制中為門而東西為塾自王侯以逮士庶無不同也門既如此房與室何

獨不然雖貴賤之等差不可以無辨然非所語于房
室之間猶之衣裳帶屨士庶雖卑但與王侯異其飾
豈與王侯異其製乎且古吉凶諸禮多行于牖戸之
間以其爲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則牖戸之前乃堂
之西偏非堂之中間矣豈有行冠婚諸大禮不在于
正中而在于旁側者哉况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
有東西階果可無也寧復成其規制乎哉至于郝仲
輿氏謂天子諸侯亦止有東房無西房則荒悖謬不
經彼于顧命東房西房之說尙有所不顧又何足與
之辨

夾室攷

夾室之制孔安國注尚書顧命篇于西夾南向之下注云西廂夾室之前于下文西房之下注云西房西夾坐東于東房之下注云東房東廂夾室孔頴達疏依之謂房與夾室同實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則是竟以東西房為東西夾矣夫尚書之文明分西夾與西房為二茲乃合而一之乎鄭康成釋儀禮又謂房當夾室之北而陳用之遵之不知房之南即堂之東西空處也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通明之處不可以為房

矣陳氏既知孔說之非獨不知鄭說之非乎或曰鄭氏之意謂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逼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爲夾而不得以房之南爲言况乎夾室之處實非在房之南乎然則夾室何在曰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爲東夾西序之西爲西夾也何以知之士喪禮俟尸之後主人襲絰于序東鄭氏注曰序東東夾前賈公彥疏謂序牆之東當東夾之前此說之可證者一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賈公彥疏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此說之可證者二也又公食大夫禮公許賓升公

揖退于廂賈氏疏謂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此說之可証者三也由是以言夾室在序之外而不在房之南章章明矣或曰郝仲輿謂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然則其說非與曰此言背經而害義何可信也顧命言西夾南向則夾非東西相向可知矣可背經而立說乎禮祖宗之祧主皆藏于夾室以其在序之兩旁故可藏于此若在庭之左右則是子孫儼然居上而坐祖宗于堂下矣豈非害義之甚乎且既謂之室則奥窔宧屋漏皆有定位矣如果東西相向將奥窔之類不盡皆易位乎凡此皆背禮之顯然

易明者而郝氏故違之吾誠不知其何意蓋謂之夾室者以其夾于廟之兩旁而其制止有室而無房故謂之夾室豈在庭之左右如後世之東西廂云爾哉然則夾室之解賈氏之言最善鄭氏有合有不合而孔氏陳氏之說則皆不得其實也若夫郭景純注爾雅以東西廂爲夾室前堂亦是此意要之夾室之爲制以顧命南向之說爲主而輔以賈氏之解則得之矣其他紛紛之說吾安得盡信乎

祔廟

周制卒哭而祔以死者之神主祔于王父之廟也儀禮及戴記皆無祔已主反于寢之文自鄭氏始爲此說而朱子恪遵之諸家有辨鄭氏之誤者反力詆以爲非不知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証朱子乃不信經而信傳謂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夫反之心而不安以此議周制之未盡善則可乃因不安于心而必欲强古人以從我已之心則安矣其于解經得毋亦有未安乎況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則孔子固以周爲未善矣朱子謂心豈能安乎合孔子之意若謂主反于寢則既祔猶之未祔也孔子何以善殷而不善周是欲伸己之說反不合孔子之意矣即鄭張言喪須三年而祔亦謂理當如是初未嘗言周制即反主也惟朱子力執之故其定家禮卒哭反告祔至大祥而始遷祔以此爲祔禮宜然則人自有信之者以此爲周禮固然則人反有不信之者矣且所謂祔者何謂也以死者未入新廟其主無所歸暫以死者之主祔于王父之廟故謂之祔若祭畢則反于寢是一日未嘗祔于祖矣何名爲祔乎爲

此言者亦不達于祔之義矣蓋人死不可無所歸死而未葬則以反入土爲歸死而既葬則以入廟爲歸廟者亡人之室歸于廟而神得所安寢者生人之居歸于寢而神何所泊今曰主必當反于寢則是以死者而處生者之所矣毋乃神人雜揉乎廟以棲神故廟必嚴靜寢以居人故寢必雜遝祀主于寢是欲孝其親而反褻其親矣何如祀主于廟之爲得哉夫使人之居喪而三年不離喪次則祀于寢固可也苟不能常居喪次致考妣之主數越于生人雜遝之所反之于心能自安否也夫古之人不忍使其親一日未

有所歸而後之人乃欲使其親三年未有所歸乎則知卒哭而祔周人自有精意而未可厚非也大凡解經者泥解義理與實解制度不同解義理則可就一己之見解制度則當考古人之言朱子所言未免信心之過而愚則據經以復舊耳豈敢與先賢抗辨漫逞其臆說哉

遷廟

穀梁言練而作主遷廟鄭康成從之張橫渠黃勉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疏因之呂與叔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衆言淆亂如此將何所適從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爲據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期儀禮戴記無明文幸有此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若又舍之而不信將後乎此者之紛紛更誰其信之且桒主曰虞既用于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于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

廟矣豈有名之爲練主而不用之于練祭者使其仍祔于祖廟則不更作新主既作新主則必遷于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爲練主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于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練主又入廟還寢之理倘果還祀于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國君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練主不入新廟與祔廟復祀正寢者皆顯背夫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穀梁之言又

知彼則作主即以入廟遷廟即在練時章章矣又何疑

羣書疑辨卷第六終

板藏古壷水氏

羣書疑辨卷第七

目錄

羣書疑辨卷第七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周廟制考一

按劉歆之説謂七廟乃常制宗不在世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是天子宗廟或七或九或十一無定制也推此則商太丁時高宗猶在七廟之內合成湯太甲太戊而爲十廟周懿王時武王猶在七廟之內合文王而爲八廟不必拘於奇數即偶數亦無不可矣竊疑商之三宗既以有功德而世祀則周之成康不減於太甲周之宣王不減於武丁何爲

不獲世祀不寧唯是即東遷之平王亦當在不遷之列觀左傳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於平宮註以平宮爲平王廟時去平王已十二世而其廟猶存則東周固尊平王爲不遷之廟矣平王既世祀安知成康及宣王不世祀哉欲徒見殷之三君並稱宗周之三君不稱宗遂據以立說不知平王亦未嘗稱宗而東周世存其廟則成康宣三君之世祀斷可知矣國語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之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註言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是文武世室之外周人更有不毀之廟矣惡在九廟之爲定制哉即如

魯以侯國而五廟之外別有武宮煬宮且當哀公之初尙有桓廟僖廟則諸侯且不拘于五廟而天子不必拘于九廟又可知矣或曰左傳言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昭公卒定公未入季平子禱于煬公而立煬宮是魯先未嘗有二公廟也至桓僖親盡宜毀而不毀故天降之災非正禮也曰是則然矣魯以周公爲始祖而有伯禽公世室是六廟也桓僖二廟以災而見於經傳其不災者必尙有莊文諸廟是魯廟且不知其幾矣諸侯猶然何况天子哉乃孔穎達申鄭氏七廟說謂天子之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

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為天子諸侯之别則
公羊傳魯公稱世室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
之廟武世室又何以解之固知七廟五廟乃王者初
定之制而後嗣有聖賢之君則不得拘此為定制也

周廟制考二

按祧有二義一即超去之意鄭氏所謂祧之言超是也一則宗廟之名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左氏其敢愛豐氏之祧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鄭氏又謂遷主所藏曰祧彼以祭法之二祧爲文武則先王之穆主藏於文王廟先王之昭主藏於武王廟固可謂之祧若先公之羣主藏於后稷廟安得謂之祧乎祭法言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未嘗指爲何王也鄭氏孔氏乃以文武二廟當之夫文武既宗其功而爲不遷之廟則尊之當與后稷等顧反不得與

高曾諸廟同享四時之祭乎固知二祧乃高祖之祖父而非指文武二廟也鄭氏釋周禮五寢謂惟祧無寢非至尊至親寢廟不備夫鄭氏既以文武為二祧百世不毀而其廟反　毀有是禮乎且周之王業創於文武尊親孰過焉而謂非至尊至親不備寢廟之制乎　然則周禮何以言五寢蓋二祧乃五世六世之祖有漸遷毀之勢其寢或不備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之內其二祧乃公叔亞圉意者不預四時之祭而寢廟亦殺其制乎若言周人祀文武殺於后稷及四親必不然矣

周廟制考三

按周頌雝之篇言旣佑烈考亦右文母儀禮少牢饋食篇祖與祖妣並告是各廟宗祏中皆有考妣二主祫祭時祝迎羣廟之主入於太廟三昭南面三穆北面以次而東而始祖仍居東面之位所謂時祫也神主各藏西墻石埳中謂之祏左傳鄭原繁云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衛孔悝出奔載祏以行是也漢廟儀祏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石埳下漢去古近周制可類推周祭用尸亦當坐石埳下禮言周旅酬六尸益三昭三穆各有尸合始祖而為七也廟各有考妣

二主而尸止一人者周惟喪祭男用男尸女用女尸若宗廟吉祭則以一尸統二主無女尸也既無女尸安知六廟之妣盡迎入太廟曾子問五廟七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為無主是以知之也朱子糾余正父之失其言最當而徒知高曾祖考猶未合六尸之說故今特補之朱子又謂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則更有辨羣穆列南牖下是也考之禮室中但有南牖無北牖且始祖主東向近南去奧不遠若在北牖下則太遠於始祖而昭穆之席不正矣況屋漏尙有陽厭之禮使第一昭主逼處

西北隅何以爲行禮之地

漢廟制考一

按宗廟之制西漢最爲不經秦雖蔑禮惟始皇獨廟爲非其七廟之規依然先王遺意也至漢而古禮盡亡其失有十二立廟不於宮寢左一失也羣廟不列都宮內二失也始立宗廟不祀近寢三失也別祭昭靈后不配太上皇四失也立天子廟於郡國五失也諸帝生前自立廟六失也既有宗廟復設原廟七失也宗廟日上食陵寢亦如之八失也武昭哀置寢園與諸帝並九失也日祭月享歲祠禮儀繁數十失也衣冠月出游十一失也祔廟不迭毀十二失也後雖

廷臣建議入序昭穆又不復七廟之制而爲同堂合
享之制夫太廟合享時祫禮也若神主必各居一廟
不可雜處太廟乃元成等欲序昭穆而不議及七廟
之古制亦豈得爲知禮哉

漢廟制考二

按建武初親廟與高廟並建此最得禮之正無可議者乃惑廷臣之妄說而忘親親之大義并不廟祀京師而遠祀郡國此何禮也帝名雖中興實全刱業追帝四親躬奉七世夫誰曰不宜況既祖事中宗禰事元帝則南頓以上亦不得加祖考之稱稱之曰祖考而可遠置郡國哉甚矣其不知禮也愚謂四親之廟仍宜用建於洛陽天子親祠但不當合食高廟耳至於祖中宗禰元帝尤不合禮世祖非受命於宣元何以祖禰爲哉

漢廟制考三

按東漢不定遷毀之制諸帝悉皆稱宗甚違古誼蔡邕釐正之是也乃馬端臨氏譏其廢和安順桓之祀獨祀靈帝以上接世祖及二宗則非矣史明言祀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則安順桓三帝固在近帝中矣曷嘗毀而不祀哉獨和帝親盡而毀正合古制馬氏不審文義極口肆詆過矣然則史言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之何也曰邕之意正以稱宗為非故奏革其宗號非毀其廟而不祭也不然史文凡七廟句馬氏將何以釋之

然則何由而知近帝爲安順桓三帝曰前言世祖廟七主下即繼以少帝三陵是三幼君並不在七主內可知而和帝親盡毁故知爲安順桓三帝也

晉廟制考一

按王肅釋天子七廟力主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晉武帝乃肅外孫故晉世議禮悉遵其說泰始時初建宗廟祀征西以下七人爲三昭三穆而特虛太祖位蓋欲俟四世盡祧以宣帝爲太祖也其後多兄弟相繼合爲一世以故廟室雖盈世數未滿又過泥王氏之說太祖之下必欲備三昭三穆而其世數乃不數已祔之帝必欲在位之帝上奉六世故元帝在位祀武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惠懷愍于昭穆康帝在位祀明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帝於昭穆簡文在位祀元

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明成康穆哀于昭穆孝武在位祀簡文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康穆哀於昭穆至恭安二帝時宣帝宜正太祖之位然自孝武至宣世數止六則雖近居第一室猶在三昭之列而不得正太祖之位葢終晉之時未嘗祀及七代雖一廟至十六室而太祖之位仍虛宣帝有太祖之稱終不獲踐太祖之位亦古今所僅見也

晉廟制考二

按遷毀之禮當論已祔之主如康帝時成帝升祔上數至宣帝正及七世宣帝宜正太祖之位矣乃康帝以弟繼兄不列成帝于三昭三穆之內而太祖之位仍虛此何禮也葢自元帝復祀豫章不列惠懷愍于昭穆後世遂守為定制以致迄晉之亡太祖猶虛位失禮甚矣元帝旣祀潁川則自潁川至愍帝已四昭四穆而就元帝言之止三昭三穆也晉世諸昭穆皆然夫兄弟同昭穆合為一世此施于士大夫之家則可也若天下大統為之後者為之子非三代達禮乎奈何以兄弟論也乃不行刁協之正論而狥賀

循之妄說其弊至一堂之上爲室十五六新鬼踰故

羣主雜揉豈得謂之知禮哉

唐廟制考一

按經傳皆言天子七廟其言四廟者惟小記爲然夫諸侯猶立五廟而謂天子止四廟有是禮哉然三代之興其祖宗世爲諸侯故革命之後即得備七廟之制若前梁所承崛起草澤其祖宗世系且有茫然不知者可拘于七廟之制乎則立四親之廟以祀其高曾祖考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後世立四親廟者自東漢光武始彼自前頗以上固當追加尊號乃廟祀旋廢而號謚亦竟無所加君子非之魏晉以後亦知追祀四親但于官高者則加尊稱其在布衣未秩

率無所褒崇彼固輕視其先以爲不足當王者之稱也不知追王上祀古典昭然安有子孫爲帝王而祖宗猶仍故號哉唐之獻祖懿祖其初固嘗稱王西涼而太祖世祖則膺受周命爵以上公者也業雖創于文王基實開于唐國則加之謚號極其尊稱孰得而議之竊怪當日立廟之始曷不直以景皇爲始祖擬后稷之始封以高文爲祖宗此祖文王宗武王之意非泛言祖宗也擬文武之受命以獻祖爲自出之帝擬享禘之高辛乃必虛始祖之位俟之數世之久而後正其名乎蓋創業之君固當崇祀四親然當論其先世不可以法拘

也若唐之先人素有爵秩何妨以周室之禮推之世豈有既立宗廟而無太祖者(太祖謂始祖)又豈有既稱太祖而猶君第三室者此則泥于四親之過也若其後世妄推皓繇李耳爲遠祖隆以尊稱則尤誕妄之甚君子所不道也

唐廟制考二

唐初立四親廟祀高曾祖考禮也後因高祖升祔追祀弘農府君備三昭三穆不已贅乎夫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蓋因商周先爲諸侯已祀二昭二穆後爲天子增祀二代故據以主文耳非謂創業之君必當備祀六世也唐自周迄隋受公爵者三世正與殷禮類不知爲唐公時已祀二昭二穆否如已祀及四世則當革命之初即宜增祀二世如殷周禮者先無其制但追崇四親足矣何必更益以弘農哉文本諸人之議所謂泥古而不達于義者也

唐廟制考三

按孝敬皇帝哉即太子弘也生時未履宸極沒乃稱宗祔廟此何禮乎後魏景穆太子雖已行之于前然彼太武之子文成之父世適相承緣情立制識者猶譏之中宗非孝敬之子孝敬非承祧之君竟儼然列于七廟何瀆禮亂常之甚哉或曰史皇孫不嘗入序高廟乎曰彼乃孝宣之考孝宣無舍禰從祖之禮故稱皇考以接世系觀其不祖戾太子可知雖與魏景穆相似而較之義宗則大有間也夫義宗不當祔而祔中宗不當黜而黜唐世制禮之謬一至是哉

唐廟制考四

按中宗世適相承豈得不祔太廟陳蘇之輩但知諂媚時君竟移別廟而以睿皇繼高宗何悖禮至此蓋緣晉建元時賀循以元帝稱世祖議爲惠懷愍別立廟且援殷之盤庚不序陽甲爲比後凡兄弟相繼者莫不祖循之妄說夫生嘗君臨萬邦沒不享祀宗廟有是禮哉且安知陽甲之別廟也明嘉靖時議廟制邪人郭希顏請遷孝武二宗于別廟以媚世宗遂獲罪名教而季本爲廟制考義其說正同乃知賀循之妄說流禍未艾也

唐廟制考五

按魯僖公以閔公之兄躋于其上而春秋譏爲逆祀三傳皆言先禰後祖何也葢爲人後者爲之子天子諸侯皆然就魯文公而言閔公祖也僖公父也躋僖于閔是先禰後祖也厥後孔子相魯卒正其禮而春秋書從祀先公則閔仍爲父僖仍爲子矣春秋大義昭如日星自此義不明後之以兄繼弟以從父繼從子者率以生前世次超而上之皆春秋所譏也如晉之元帝愍帝父行也其祔廟在愍帝下是已後乃躋之于上而簡文孝武悉躋成康穆哀上逆禮甚矣至

唐宣宗亦躋敬文武三帝而上之而大臣莫之敢爭君驕臣諂遺譏簡冊及明世宗用豐坊等邪說竟以睿宗躋武宗上尤逆禮亂常之至乃知夏父弗忌何代無之不獨躋僖逆祀見譏于春秋也

宋廟制考一

按宋之有僖祖猶漢之舂陵晉之征西唐之獻祖特以其爲高祖而尊之耳非眞有殊功茂德賢于順翼諸祖也七廟既盈自應以次遞毀司馬光張方平諸人之論不誣當哉獨王安石違衆立異必欲取已祧之主而復之見韓維等爭之强則益肆暴戾并欲廢太祖配天之祀而歸之僖祖其猖狂無忌一至于此夫僖祖與順祖孰遠孰近僖祖不可毀順祖獨可毀乎不循次以祧高祖而反越次以祧曾祖無是禮也且安石果欲以僖祖擬稷契乎稷契有聖賢之德又

爲始封之君故殷周奉爲始祖苟非其儔則親盡而毀禮之宜也旣非王業所基又無燕翼之澤而强擬諸殷周之祖不亦謬哉唐之獻祖固嘗稱號西凉而子孫猶不推爲始祖可類觀也大凡後嗣之於前人情以遠而漸衰禮亦以遠而漸殺奈何不忍於僖祖而獨忍于順祖乎乃若趙抃之言謂雖非始封之君要必爲立廟之祖彼順翼諸后反因世近而可抑耶其謂世未踰七禮難遽祧于情爲順顧此爲英宗時言之耳若當神宗之世何不可祧哉況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奈何已廢者而復舉之耶

宋廟制考二

按祖有功宗有德周先王令典然必其居賢聖果若少康周宣之中興周成漢文之致治然後可然致堂胡氏猶謂子孫不當甄別其祖考若無不祧之功德徒以私意推崇之則被祧之宗祖能無怨恫故不如循次遞遷猶可不獲罪于前人也宋之眞宗惑于天書遺譏萬世神宗則日事紛更遂開亡國之釁功德安在哉卽如唐之三宗世稱令辟然惟太宗獲世祀元憲二宗未嘗不在祧之列彼固猶有公議也宋自開國至哲宗廟止七主而不祧者乃至五主豈盡出

公議哉

宋廟制考三

按先王設祧毁之制雖情以義斷然孝子慈孫于將祧之時必愴然有所不忍非可輕爲進退也徽宗以哲宗升祔既祧宣祖矣未幾又併翼祖而復之祖宗之祧毁若置棋然何褻慢不恭若是哉葢自安石紛更于前蔡京遂效尤于後祖宗之進退悉聽權相之指揮寧不獲罪于宗廟耶

宋廟制考四

按禮所謂太祖即始祖也旣尊爲太祖自當居始祖之位四世時歷于四親故皆虛其位以有待若世數旣遐祧毀適及則遷無功之遠祖而奉剏業之先皇誰曰不可宋自徽宗以前已祧順翼宣三祖後雖復祀翼宣在世數固所當毀若僖祖之不祧則熙寧諸臣特追于王安石之威而不敢異耳非謂僖祖必不可祧也况祖宗以遠近爲親疎近者旣祖而謂遠者不可祧乎以太祖之情言之其親宣祖必更甚于僖祖前祧宣祖時爭者葢鮮後祧僖祖反羣然爭之何

厚于僖而薄于宣乎均之無功德自當循序迭遷乃世遠反留世近反毁致藝祖有太祖之名不踐太祖之位何其謬哉汝愚別祀四祖而正太祖向東之位正禮之宜而情之至與漢之尊高帝晉之尊宣皇元魏之尊道武無以異何必守安石之說而力詆汝愚哉厥後明世宗毁德宗而奉高皇正與此類不可謂非禮也惟唐之景帝始封唐公後高祖實由唐公踐帝位則尊爲始祖也固宜

明廟制考一

自東漢創爲同堂異室之制先王七廟九廟之規模遂不獲覩閱千五百餘年至世宗而一旦復之豈非卓然傑識哉乃未幾而遘災旣而不復重建仍爲同堂異室之制則無識甚矣然世宗之建九廟是也建九廟而祔睿宗則非也此其事有二失焉夫睿宗固藩王也生未君臨天下沒而享祀廟中可乎哉獻帝固不當稱宗一旦入廟稱宗而與孝宗同廟尤非也夫獻帝雖孝宗弟武宗從父實而朝藩臣也乃與孝宗並稱而且躋武宗之上廟非春秋所謂逆祀乎故

即天不降災而大典終不光也蓋所貴乎九廟者以諸帝各居一廟既得以序昭穆且得以別男女無雜處堂上之嫌也若二帝可以共廟則諸帝亦可以同堂與前代之制何異哉然則如何而可曰唯移獻帝別廟去睿宗之稱則九廟之制正而九廟之位次亦正矣其如帝之剛愎何哉

明廟制考二

禘之爲祀本以追始祖所自出其典最隆必若商周之帝嚳始足以當之苟無其人寧缺而不舉宋神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停禘祀至哉言乎豈非千古之傑識哉明之宗廟本無始祖始祖且不可知何論始祖所自出洪武時侍臣答祿與權請舉禘禮爲禮官所格正以不知其人也使此禮當行太祖已行之矣何待嘉靖之世哉既無其人而虛設皇初祀帝之位此何禮也夫祭之爲義以子孫之精

神感格祖宗之精神故易有取于萃今我且不知爲何人而謂其人必來格有是理乎夏言輩固不學無術而議者猶或稱之斯誠無識之至者也

廟制總論

按後代之制禮悉取法于周不知周之祖宗實與後代異如周以后稷爲始祖則推之配天宜也後代之始祖有若后稷者乎周以帝嚳爲自出之帝則推之享禘宜也後代自出之帝有若帝嚳者乎周以文王爲始受命之君則推之配上帝宜也後代開刱之君其祖考有若文王者乎數者無一焉而事事欲取則之多見其無識也蓋周非特世爲諸侯抑且代有聖哲故禘郊祖宗諸大典行之而悉宜自封建之法廢天下無有國之君其初登大寶者非權臣篡位則布

衣掘起當其微時原不知有始祖故一旦在位欲尊崇之而不可得不得已爲立四親廟祀其高曾祖考而特虛始祖位待數傳後四祖盡祧以開刱者爲始祖其所推爲高祖居第一室者不過以世次居尊故特崇之非卽以爲始祖也故嘗在迭毀中若旣推爲始祖則當世世不祧安得與諸祖迭毀哉後代若魏若晉若宋若齊梁陳若北齊後周若隋若宋若明莫不虛始祖位以待刱業之君不幸國祚淺短多未及正位而天命已移其享國久者率在百年之外方獲正始祖位而其前數世廟中實無始祖始祖且無安

得有自出之帝一切禘郊諸禮不行則缺典行之則無其人其時之儒者猶且執古義而曰某帝可配天某帝可享禘某帝可祀明堂多援前世姓同而貴顯者以爲即其遠祖其時之君非不知其說之無稽又非不知嘗所崇祀之祖不足當此禘郊大典而惑於儒臣之浮議往往姑就其說應之嗚呼宗廟之內且不知始祖爲何人而欲肇舉大典以合周制不亦愚哉後代既建宗廟不立始祖者自西漢始彼于祖豐公父太公尚不知其名何論高曾以上其不立也無可立也獨唐以景皇爲太祖以其始封唐公代有爵

命可方古之諸侯耳其他率無始祖可考則四親之廟不得不遞遷然天下有既立宗廟而無始祖者哉有始祖而正位于數世之後者哉然則當何如曰剏業之君其家必有常祀之祖即推其至尊者以爲始祖其下祖考各立廟祀之而復古七廟制他日剏業者升祔尊居一廟與始祖之廟俱百世不遷其他以次遞遷一如周制祀天則剏業之帝配大祫則始祖居東而禘即奉始祖之父廢乎其可也

周書疑辨卷第七終